

说 明

《海南岛民族志》一书是根据日文译本转译的，原著为德文，是德国史国博（H. Stübel）所写，名为《海南岛的黎族——为华南民族学研究而作》（《Die Li-stämme der Insel Hainan, unter Mitwirkung von Meriggi, Ein Beitrag zur Volkskunde Südchinas》），1937年出版于柏林。日译本编者是平野义太郎，翻译由清水三男担任，于1943年（昭和十八年）由东京敬僂书房出版，全书共508页，附图版九十一张及地图一幅，原著有关黎族语言部分在译本中已略去。

原著者史国博曾长期居留中国，抗日战争前在上海英租界同济大学任教。他曾于1931年和1932年两次到海南岛调查黎族和其他民族，本书就是他在调查所得材料的基础上写成的。在此以前，他曾到过台湾调查当地的高山族；并写过有关福建武夷山的文章。

作为反映黎族情况的著作来说，这本书是称较早的。解放前，国内外许多资产阶级民族学者都把它捧为研究海南岛黎族的“权威性巨著”。显然，这种评价是十分荒唐的。这本书不仅在立场观点上是反动的，贯穿着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而且在方法上也是主观主义的，就是有些资料，也根本谈不上什么科学性。我们现在把它翻译出来，主要是为了供有关方面研究批判之用。

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在这里不打标对原书进行全面的分析，只就我们所见到的比较重大的错误略举一二。首先，全书反映出资产阶级的“白种人优越”的种族主义观点，书中处处污蔑黎族人民是“未开化的野蛮民族”，尤其是把根本不存在“吃人风俗”硬加在黎族人民的身上，以作为他所谓“黎族野蛮”的论据。其次，著者对于解放前黎族内部和黎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也作了很多的歪曲和挑拨，如一面说苗黎（黎族中的一个支系）“好战”，“压迫耶诞”其他支系的黎族，同时又说美孚黎（黎族中另一个支系）和佬黎“经常发生战争”，又

如对黎族和汉族之间的关系，说成是“汉商欺负黎人”、“黎人抢劫殴打汉商”等。对于黎汉两族人民间长期相处的友好关系，则根本不提。此外，全书材料的取舍，可以说完全是从资产阶级民族学的猎奇观点出发，对一些奇风异俗则不厌其详地重复描述，对于社会经济结构方面的材料极少注意。在叙述方法上既繁琐，又无重点，大多罗列现象，而且道听途说，牵强附会的地方很多，这正是资产阶级民族学者调查研究的通病。

著者在本书中对于黎族的族源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从黎族各支系之间在体质、容貌、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方面的某些差异着眼，认为黎族当中不同支系有不同的来源，并根据黎族的某些风俗习惯与南洋和印度支那某些民族有相类似的地方，进而认为有一部分黎族是从南洋和印度支那渡海迁移到海南岛的。从著者的全部论证来看，很明显是从资产阶级民族学的“文化圈学派”和“传播论学派”的反动观点出发的，是没有科学根据的，与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完全相对立的。

本译本主要是采用直译的方法，仅对书中一些繁琐的描述作了适当的删削，但以不改动原来的主要内容为原则，对于一些显然错误和反动的词句作了必要的删改和注释，其余均不作改动，以保留原书本来面目。至于日译本与原著之间的讹漏，改动之处，因无原著查对，故未能一一列出。又日译本中有些用词我们认为有不妥之处的均作了修改，如黎族内部的各支系日译本均称为“种族”，今一律改为“支系”；凡称“中国的”一律改为“汉族的”，“部落”改为“村落”……等。在行文中不再一一注明，本译本分印上下两册，原书的图版因印刷条件所限未能翻印出来，特此说明。

中国科学院广东民族研究所

1964年6月

目 录

日译本序	1
著者原序	4
序论	6
第二次海南岛旅行记	9
分论 黎族的分类	25
一、本地黎	27
白沙峒黎	27
人类学的现象	27
健康状态	30
衣服	32
男子服装	32
妇女服装	34
发饰与腰带	37
纹身	41
居住地	43
房屋建筑方法	45
房屋内部设备	48
男性与女性的工作	49
器具与工具	50
农 业	52
水稻耕作	52
旱 地	52
其他农作物	56
园 艺	56
畜 牧	57
经 济	58

狩 猎	58
食 物	59
手 工 业	62
纺 织	63
编 织 手 工 业	65
商 业	66
刻 木 为 契	67
语言 学 知 识 与 学 校 教 育	70
歌 谣 与 音 乐	70
造 型 艺 术	72
宗 教	75
精 灵 和 巫 术 前 信 仰	75
鸡 骨 占 卜	80
被 除 恶 魔	81
风 水	83
祖 先 崇 拜	84
神 的 崇 拜	85
有 关 家 族 的 习 惯	87
订 婚、结 婚 及 夫 妇 生 活	87
面 生 财 的 习 惯	90
命 名	90
收 养 养 子	91
葬 礼 的 习 惯	91
社 会 生 活	92
村 长 的 职 务	93
法 律、裁 判、犯 罪	95
关 于 战 争 的 习 惯	96
与 邻 居 种 族 的 关 系	98
元 门 峒 黎	99
小 水 峒 黎	104
西 部 的 本 地 黎	105

二、美孚黎 109

分布地区	109
人类学的现象	110
健康状况	111
衣 服	111
男子装饰	113
妇女的装饰与服饰	115
纹 身	116
居住地与村落构造	117
房屋建筑方法	118
房屋内部设备	119
仓 庫	119
工 具	120
农 业	121
艺 术	122
宗 教	123
关于家族的习惯	126
社会生活	127
与汉族的关系	129

三、岐 130

本系的岐即生族黎	130
人类学的现象	131
男子服装	132
妇女服装	134
居 住 地	136
房屋建筑方法	137
纺织与机织	140
编织手工艺	141
农 业	141
民族性、教育、艺术	142
宗 教	142
有关家族的习惯	146

与摩瓦汉族的关系	147
----------	-----

红毛峒黎

人类学上的现象	149
男子服装	150
妇女服装	151
居住地与房屋建筑方法	153
房屋内部设备与工具	154
农 业	155
狩 猎	156
宗 教	157
关于家族的习惯	159
汉族的影响	161

大 岐 黎

男子服装	165
妇女服装	166
居 住 地	167
房屋建筑方法	168
屋 内 设 备 与 器 具	168
农 业	169
刻木为契	171
宗 教	171
关于家族的习惯	174
社会生活	175

布 配 黎

农 服	176
居住地、房屋建筑方法和屋内设备	181
农 业	182
狩猎和捕鱼	184
民族性、教育、音乐	185
宗 教	186
关于家族的习惯	187

与汉族的关系	168
--------	-----

四、侗

体格和健康状况	190
---------	-----

男子服装	191
------	-----

衣 服	191
-----	-----

髮 式	193
-----	-----

头 饰	194
-----	-----

装 饰 品	195
-------	-----

军 装	195
-----	-----

妇女服装	196
------	-----

衣 服	196
-----	-----

髮式和头饰	198
-------	-----

装 饰 品	199
-------	-----

201

居 住 地	202
-------	-----

房屋建筑方法	203
--------	-----

农 业	205
-----	-----

食 物	206
-----	-----

装饰和艺术	209
-------	-----

民 族 性	211
-------	-----

宗 教	212
-----	-----

关于家族的习惯	214
---------	-----

社会生活	216
------	-----

与邻近民族的关系	220
----------	-----

南 劳 黎

男子服装	222
------	-----

妇女服装	223
------	-----

居住地与房屋建筑方法	226
------------	-----

农业和渔业	226
-------	-----

商 业	227
-----	-----

民 族 性	227
-------	-----

宗 教	228
-----	-----

关于黎族的习惯	228
---------	-----

多 港 黎	230
-------	-----

附 录

一、 苗	234
------	-----

衣 服	235
-----	-----

男子服装	236
------	-----

妇女服装	236
------	-----

村落的构造与房屋建筑方法	242
--------------	-----

民族性、教育、宗教	245
-----------	-----

关于黎族的习惯	250
---------	-----

二、 汉化了 的 黎 族	253
--------------	-----

儋 州	253
-----	-----

高 高	254
-----	-----

三、 对海南岛汉族居民民族学上的二三事	259
---------------------	-----

客 家	259
-----	-----

居 住 地	261
-------	-----

南丰市集	261
------	-----

村落居住地	264
-------	-----

农 业	265
-----	-----

关于黎族的习惯	267
---------	-----

宗 教	268
-----	-----

海南岛土著汉族的居住地	269
-------------	-----

伊斯兰教徒	272
-------	-----

四、《崖州志》的有关载录(略)	275
-----------------	-----

五、 人类学的数字	275
-----------	-----

概括与结论	277
-------	-----

一、 各黎族支系 的特征	277
--------------	-----

二、黎族的共同的文化财富	208
三、关于黎族移居海南岛及黎族与东南 亚其他民族的亲近性问题	300
黎族各支系间之主要差异、特征对照表	312
海南岛全图	317

目译本序

一、（略）

二、

在海南岛二百五十万居民中，大多数是以文昌附近为典型的汉族和在五指山西南地区居住的黎族，其他是客寮、苗族、瑶族等。

汉人文化是从福建、广东传来的，它虽然有许多地方同大陆有些差异，但其根本基调大体上与南中国大陆的文化没有很大的差别。海南岛受汉族文化（原文为“中国文化”——编者注）同化的历史，可追溯到很古的前汉时代。就该岛的珠崖、儋耳、琼州、崖州之名自古就有这一点上，与极近世才传入汉族文化的台湾有所不同。

在汉人之中，无论在数量上和重要性方面都超过其他汉人的，就是同时也移居到台湾去的福建南部的汉族——“福佬”。在德县和临高县，一直到相当晚的时期（十八世纪以来）才迁来了“客家”，他们操汉语北方方言。海岸一带有南中国特别是珠江上有名的水上居民——“蛋家”，他们以渔夫、船夫为生。世居的“广府人”（按原文为“广东人”——编者注）主要是官吏、士兵和教师，他们在本岛占居支配的地位。

另外在三亚还有伊斯兰教徒（按原文为“回教徒”——编者注）（现有二百户、一千余人，大多姓蒲，以渔业为生），自称“蕃人”，邻近的汉族称呼他们为 fan-nang，不与外族通婚。他们是否即湖南、广西的以蒲姓为中心的伊斯兰教部族，因明末清初之交的匪乱而被驱逐漂流到该岛南部的子孙呢？现在还不清楚，本书也探讨了这些问题。

两千年来，汉族文化曾经或多或少同化了不同人种、不同文化的民族，但海南岛的汉化则尚处在初期的阶段。（史国博：《海南岛民族志》，目译本，3页）

作为土著居民的黎族，其重要性正如海南岛之控制着华南的命脉而把中国与印度支那、泰国、印度及西贡联结起来在军事

事上所处的重要位置一样，是很值得研究的，尤其是它与邻近地区的苗族、客家、蛋家有着密切的关系，成为连结那些民族的一个环节，在文化上也有相互融合的地方。特别是作为华南文化史的一个标本的意义来说，弄清楚黎族的情况是从历史方面阐明华南文化各个方面的关键，同时也可进而说明汉族如何同化异民族的问题（例如：土地神、风水、神谕的民间信仰等）。

徐松石认为，黎族在古代已经有了，是散布在两广与越南地方的僮族（广东的俚人）支系（徐松石著：《粤江流域人民史》，自译本书名为《华南民族史》），但也有人认为黎族是马来族，起源于马来西亚。研究这些黎族的人类学上的问题，要结合黎族对海南岛的开拓史，并应同时进行人类学的、民俗学的、语言学的研究，本书作者史国博已完成了这项工作。

关于黎族四大支系的本地黎、岐、僇、美孚黎的分布，本书已有插图说明，“生黎”住在山中，“熟黎”环佈山麓，“熟黎”以符、王两姓居多，部落的头目也只是这两姓人，王、符两姓，是福建的亡命之徒和南、恩、高、化、苍梧等地的人从征而流落于此的后裔，在从征的人当中，也以符、王两姓居多，以前是峒长，至于文昌附近的头碗市和大致坡，在我视察调查时亦发现符、王是当地的大姓，因此，要研究海南岛的汉族，以及汉族与黎族的关系，这符、王两姓是可以作为研究对象的。

自1938年2月10日拂晓，日本海陆军开始占领海南岛之后，台北帝国大学的金关丈夫（人类学、民族学）、岡田謙（社会组织及宗教）、浅井惠倫（语言学）、奥田薊（农业）教授，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的野口尔吉、藤原彰夫教授，外务省的高桥晴贞氏（外务省通商局编：《海南岛农业调查报告》），以及东京大学文学部的尾高邦雄氏（经济生活），牧野巽氏（宗教），中国东北铁道的天野元之助氏，大东亚省的大塚令三氏，司法省的安平正吉氏，做塚敏夫氏，海南岛海军特务部的屋井镇雄氏，内个崎彦三郎氏等学者调查了该岛的汉族、黎族、蛋民。金关教授所著的《胡人的影子》（1943年）记述了海南岛北部汉人的埋葬法，三亚港的蛋家，三亚街的伊斯兰教徒和黎人的风俗。奥田氏的《黎族的农业》（载《海南岛》杂志，第一卷六号）和其他我国学者的报告，都可能给与海南岛民族志以丰富的资料和正确的判断。

本书是 H. Stilbel, Die-Stämme der Insel Hainan, unter Mitwirkung von Meriggi Ein Beitrag zur Volkskunde Südchinas, 1937. Berlin 的全译本。

著者是德国的民族学者，在 1931 年及 1932 年从广州到海南岛黎族地区，进行了详细的实地调查，完成了黎族的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研究。另外还观察了使用苗语、黎语、泰、汉语的混合语言的临高县人，以及该岛的汉族。他的研究成果就是这本书。此外，他还涉及客家、三亚的伊斯兰教徒。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日译本的题名也叫做《海南岛民族志》。

本书的特色是，凡有关黎族的农业（水稻、旱稻、其他作物的栽培）、狩猎、商业、食物、器具及工具、纺织、编织到社会生活、健康状况、居住地、民族性，以及男女的衣服、服装、装饰、结发、纹身、住宅的建造方法到歌谣、音乐、造型艺术，尤其重要的是宗教即对精灵与巫术的信仰，鸡骨占卜、祓除恶鬼、崇拜祖先，更进一步对使人想到是受汉族影响的对风水、土地神的崇拜，关于家族生活习惯、关于战争习惯，总之，凡黎族所有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涉及到了。如此详细而周到的基于实地调查的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是前所未有的。因而本书也可称作是研究黎族的权威著作。卷末收有大量的五彩照片（全部二百六十张），译本只采用了其中的九十一张，而且只是用黑白板印刷。

我在 1941 年访问海南岛时，深感研究黎族的必要，因此立即述出此书，委托清水三男氏翻译，并请清野谦次博士校阅和选取原书的照片。

（下略）

昭和十八年（1943）九月

平野义太郎于太平洋协会

著者原序

这本书，是根据我在1931年和1932年两次去海南岛调查时所得的资料整理而成的。本书因各种障碍而迟未付印，其中尤以1932年2月的上海事变，使我第一次调查的大部分资料连同珍贵的笔记均燬于兵火。

本书在记述黎族的同时，还用少量篇幅提到海南岛的苗族。此外，关于海南岛与汉族的关系，我亦将一些笔记材料整理成一个附录。

汉堡的彼罗—墨里兹博士（Herr Dr. Piero Merizzi—Hamburg）曾化费许多精力校阅了我所作的黎语和苗语的单词集录，并与各学者蒐集他丰富资料作了比较。在此，我要向他表示最大的谢忱。

我在调查中以及出版这本著作时，曾得到各方面的帮助。首先，我要向德意志探险协会，外交部文化局，柏林远东协会，莱敦的亲友们，彼·克朗兹博士（Dr. L. P. Krantz），承担出版费的英松同济大学，以及常给予关照的克林克哈尔特—彼也门书店（Klinkhardt & Biermann）表示谢意。在调查中，特别得到作我的翻译的英松同济大学生理学副教授李化民博士和何继曾先生的帮助。李博士制了许多重要的插图，并与英松图书馆长魏以新先生一起帮我翻译。莱比锡的毕·埃柏尔哈尔特博士（Dr. W. Eberhardt）则忘我地帮助校正对埃。在海南岛曾受到美国长老教会派传道会的协助和殷勤款待，在这里，特别要向史坦纳牧师（Rev. J. F. Steiner），西顿博士（Dr. Seaton）夫妇和玛尔露丝夫人（Fran Melrose）致谢。慕尼黑、德·克列特纳尔教授（Dr. Credner），广州的麦克路列教授（Dr. McClure），梁伯强教授亦蒙赐予教益。在柏林民族学博物馆，列辛教授（Dr. Lessing）对于提供重要的比较资料曾给予很多方便，对他的好意至为感激。

为了使这项研究更有效起见，行文中插入许多汉字。——特别困难的是有关研究华南地区方面的翻译语。

有关海南军话，我一般采用列辛特——奥多西的翻译法，但有关地理的或有地方性的特殊事物方面，则选用手头的普通地图和适合海南角汉语的译音。——对黎族地区的汉式地名和汉化了的海南角部分地名，则有的按照黎语译音，也有按照汉字译音的。由于时代变迁，用汉字译黎语地名是既容易走样而又不规则的，这是由于不是出自有教养的汉人之手，而是由没有知识的商人们所杜撰的。

在这种情况下，欧洲的文字更能准确地表现这个地区的发音，本书所引用的黎语词汇，是尽量收入墨里兹博士（Dr. Meriggi）在语言部分挑选出来的词汇。

H. 史图博（H. Stübel）

一九三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于宝山县

序 论

远在二千年前的西汉，汉族就开始踏上了海南岛。但他们的移民并非一个都是接连不断地进行的，而是零散地进行。本岛汉族移民者的故乡十分复杂，直到今天，尚有大部分地区没有汉族分布，这些地区在汉族未进入本岛之前就已经是黎族的居住地。汉族并非是有史以来唯一最先迁入海南岛的民族。在他们之前，人口虽少的苗族可能就已开始移住本岛，此外，还可以设想邻近的印度支那的民族也可能迁入。特别是有文献纪录以来，曾经有泰族迁入这个岛屿，他们在岛的西北部建立过显著的聚居地。因此，海南岛居民有着多种多样的民族来源，他们是由几种中国民族以及其他种族所组成的。

在汉族居民中，人数最多而又特别重要的是福佬，福佬是喜水漂泊生涯而又强悍的闽南人，他们也有移民到台湾的。

一直到近代（十八世纪以来）本岛才有客家定居。在客家迁来之前，十一世纪有从华北迁来的政治逃亡犯和流放者，他们的后裔至今还住在儋州、临高、操华北口音。在海岸一带营生的是华南有名的水上居民（蜑家），他们以捕鱼和船伕为业。此外，世居的广府人也有主要当官、当兵、做教师而流寓本岛的。

在非汉族居民中，黎族是能与苗族明显地区别开来的，这个“黎”的族称，可能由许多来源形成的，是许多种族集中的称谓。

本岛西北部的临高、儋州居民占有特殊的地位。他们虽然接受了汉族文化，但操与汉语有别的语言。它可能是黎语和傣、汉语的混合语。

本岛南部三亚市居住有伊斯兰教徒，其人类学上的位置尚未明确。他们的文化虽亦接受汉族文化，但语言尚未知其所属，他们好像也是由相差很大的构成要素所组成的。

我在1931年和1932年两次访问海南岛，对黎族的人类学研究是有所收获的，此外，对苗族、临高人、伊斯兰教徒和岛上的汉族也作了若干观察，资料已收入附录中。

我的第一次调查旅程，①是从南丰到白沙峒、元门峒，再越过伸延于中部地区的東西走向的山脉到达五指山区，然后抵南部海岸的崖州、三亚港。关于这次旅行我已经作了报告。②

本书所叙述的第二次调查旅程，也是从南丰出发，在海南岛的西南部和中部环行了一周。我走的路线，多数是过去欧洲人所未尝试过的。我之所以指出这一点，这是因为海南岛一方面把印度支那，一方面把印度尼西亚同中国连成一起，在形势上是非常重要的，然而这个饶有趣味的问题，直到今天为止却还没有足够的研究。最近我得到杰·芬遮尔 (G. Fenzl) ③ 的值得称赞的详细的地理学著作。这本书是探险的果实，同时还综合了直到今天为止关于海南岛所有方面的文献——其中包括人类学的研究。但是，关于海南岛的特别是关于海南岛黎族的人类学研究目前尚无详细的著述。就我所知，为人类学以外的目的而去海南岛的研究者所得资料，或多或少都是第二手的黎族观察资料。这些资料虽然给我许多重要的知识，但要根据它来作有组织的概述是不可能。因此，有关海南岛的文献我仅只想指出在芬遮尔著作中已详细附上的文献目录。在这些文献中是有许多可取之处的，可惜因碍于客观条件而未能利用。

① 参照地图。

② 史国博，李化民：《海南岛人种学考察报告》(草稿)，德意志东亚博物学民族学会五十周年纪念集刊，1933年。

③ 杰·芬遮尔：《海南岛·以实地考察及既存文献为基础的地理学描述》，慕尼黑地理学会报告，二十六卷，七十三页。G. Fenzl, Die Insel Hainan, Eine Landeskundliche Skizze dargestellt auf Grund eigener Reisebeobachtungen und des vorhandenen Schrifttums, Geogr. Gesel. in München, XXVI, 2, 1933.

①但唯一例外的，我试译了若干中国县志，这些县志有关于黎族特别重要的而为欧洲读者难于阅读的古书记述。

当然，那样广泛，那样复杂的地域，只靠两次短促的旅行是不可能充分地弄清楚黎族的人类学问题的，何况我又没有跑遍黎族地区。本书原只作为提供今后研究的资料，我将意地把黎族各方面的情况一一记录下来，因此，为便于清楚地系统地阐明各黎族支系，行文不得不有许多重复。为了把全部黎族共同的东西用白沙岭黎来作代表，因此我对他们的情况特别详为了解并详为说明，白沙岭黎是使人感到很有趣的种族，而且是受外界影响特别少的种族。

如上所述，我所蒐集的材料是不充分的，尤其当研究海南岛人种学两个最有趣的问题时：即黎族开拓海南岛的历史问题，其他民族与黎族的关系即他们属何人种的问题，不能仅作简单的接触。若对这些问题的最终解答，有必要进行更多的详细的人类学、民俗学和语言学的研究。

如果研究海南岛的人类学，就应该注意研究汉族（按日文原文为“中国”——编者注）。两千年来，汉族文化从它的北部摇篮不断向南扩展，或多或少地同化了许多在人种上，文化上不同的民族。这个同化过程至今尚未终结。在海南岛，汉化过程还处在初期阶段。因此，我们在这里探究这一华南文化史的标本，可以进而说明整个华南文化史的发展过程。

汉族文化今天正处在变化之中，它吸收着欧洲的文化财产，许多古老的东西在不知不觉中消失着。活跃南方超过了保守的北方，海南岛很快就要逼近巨大的迅速的文明化运动。在没有全部失去尚可窥视其原始状态之前，今天必须写下这些东西，因为这是最后的时机了。

- ① 最近中国人类学研究者刘成也实地考察了海南岛，蒐集了许多珍贵的资料。目前，他的研究成果有《海南黎人文身之研究》，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馆，民族学研究集刊，第一期单行本，一九七页，中华民国二十五年（1936）；《海南黎人刻木为信之研究》，《科学》，第十九卷，第二期，一九五页，中华民国二十四年（1935）。